

結業潮來襲，香港餐飲業能重返「美食天堂」嗎？

從知名連鎖粥店、餅店、甜品店、酒樓到街角小店，過去半年一場「骨牌式」的結業潮席捲香港——這個曾經的「美食天堂」。

本月初，在金鐘開業35年的名都酒樓宣布9月光榮結業，這是今年內香港第8家宣布結業的連鎖酒樓。

根據美聯工商舖數據，2025年第一季中環、尖沙咀、旺角及銅鑼灣「四大核心購物區」的街舖空置率升至12.1%，幾近回到2020年第三季疫情高峰時12.5%的水平。

社會復常逾兩年，結業潮為何越發嚴重？轉型真是解救餐飲業的方法嗎？

BBC中文訪問了數位業內人士、經濟學家及研究飲食文化的學者，解構《香港國安法》實施觸發的移民潮，新冠疫情及之後大行其道的「北上消費」，如何徹底改變了香港的營商環境；同時，也回答為什麼有商家連環閉店，卻有人仍逆勢而上，繼續擴張。

外遊移民和中產流失

2023年3月，政府宣佈社會復常。但不久，許先生和其他同行開始納悶，「到底人去哪兒了？」

許先生在香港島北角堡壘街，擁有兩家餐廳：一間中菜館、一間西餐廳。

中菜館「人人和平」2013年開店，以燒味聞名。許先生說，因為疫情期間生意不俗，原本打算擴張、開分店。但沒料到復常帶來的生意回彈曇花一現，只維持了兩三個月。

「去年中我們一直在談新店，但其實感覺市道一直在走下坡，」許先生說，生意額越來越少，見勢色不對，最後在2024年下旬煞停擴張。

他理解部份變化。疫情期間，「人人和平」主要生意來自外賣，佔營業額四成，疫情結束後外賣佔比降到一成二，「我們都明白，吃了這麼多外賣，能出去吃當然是出去吃。」

可是同一時間，堂食的人流也在減少。餐廳沒有休息日，午市、晚市最旺的時間加起來不到四小時，飯點過後，餐廳很快從熱鬧變得寂靜。

很多人將此歸因於港人「北上消費」的潮流。但許先生說，他的餐廳位在港島區，餐廳流失的客人主要出國消費。「港島區的居民比較中產，他們去旅行的頻繁次數是很厲害的。」

疫情過後，市民報復式出遊。「你有三天假期就會去台灣，五天或以上就會去日本。」許先生不覺得香港人「消費不起」，而是感覺經歷社運和疫情，「有些客人好像留在香港花錢不開心了」。

除此之外，他的一些熟客家庭也重啟移民計劃。過去五年，已經有約30萬港人移居海外——這是城市最主要的消費群體之一。

「中產（客人）是支柱，」他說。他以自家西餐廳「GOTTHARD BASE」為例，晚市人均消費400元到800元，「最願意花錢就是妹妹淘，星期五約在一起吃東西，開酒喝、聊天，但現在這些（人）沒有了。」

許先生粗略估計，有兩成到三分之一的流失客人與移民有關。少了熟客光顧，生意表現最差的月份，試過下跌35%至40%。

回不去的飲食習慣

「兩？」飯店「權發小廚」的老闆娘Kitty說，人們即使留港也很少出來消費。

「權發小廚」原是香港老字號海鮮酒家，但受疫情打擊結業，在2021年轉戰「兩？」飯。疫情過去，經濟未見起色，價格相宜的「兩？」飯變成一眾打工仔的「剛需」。

這使「權發小廚」的生意穩定增長，9月還會在尖沙咀開新分店。但Kitty說，每到周末或連假，生意額都會下跌二、三成。她認為「北上消費」是主因，但同時也有部份香港人「少

了出街，少了聚會」。

「我覺得（香港人）生活習慣改變了，」她說。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講師蕭欣浩探究香港飲食文化10多年。他說，在他看來，疫情期間港府曾禁堂食的措施，徹底改變香港人的飲食習慣，「而這個習慣改變是很嚴重的。」

「我們（香港）被叫『東方之珠』指的是夜晚，我們有很多活動，聲色犬馬、美食之都……但你將這件事斬斷了。」

街上的人流變少了，餐廳關門的時間也越來越早。Kitty每天都會到店裡幫忙，晚上十點下班才吃飯。她說現時在銅鑼灣，晚上除了魚蛋粉以外，幾乎所有食店早早關門。

「現在我們出街吃飯，聽到最多的是什麼？」她模仿侍應的語氣說：「我們九點半last order（最後點餐）。」

港府鼓勵市民留港消費，但Kitty嘲諷，「你想吃好一些的都沒有，你想消費也沒地方給你消。」

市民習慣留在家中，加上經濟下行，大家看重性價比，開始精打細算，「出街吃一件牛扒要5、600元，但我自己買和牛也只是300元，而且煎起來也不比外面差。」

蕭欣浩說，市場需要人流帶動：有人就有錢、有市場，有市場就有生意。但現在情況反了過來，市面沒人，店家就關得越早，打算出來玩的人看見晚上那麼冷清，也就更加不想出門。

租金：死亡加速器

在寸尺土上的香港，昂貴的租金也加速了餐飲業的死亡。

根據香港差餉物業估價署數據，2024年港島、九龍、新界三區的街舖及商場鋪位租金均有回落，其中九龍區的租金更回到2009年的水平，比疫情前下跌三成。

不過這一數字，似乎與餐飲業者的體感有差。有受訪者表示，部份地區的租金有所調整，但並沒有大幅下調。

香港商舖的租約基本年期為三年。今年30歲的劉先生，從15歲起就幫忙家裡經營「金銘潮州粉麵」。這間開業30多年的老字號分店遍布屯門、元朗等區，主打新鮮出品的牛雜牛腩麵。

2022年金銘擴張時，劉先生在深水埗租下一間約2000呎的舖位，開設新分店，每月租金十多萬。

深水埗是香港民生區，食肆間的競爭相當激烈。劉先生說，同區的粉麵店有20、30間，再加上「兩？」飯店擴張，大家打起價格戰——以一碗牛腩麵為計，金銘賣36港元；相隔三分鐘路程的另一家，則賣32元。

因為味道，金銘收獲一班街坊支持，但劉先生說，對大部份基層市民而言，味道或許不是最重要，「你越划算越便宜，就多人消費」。三年過去，業主不願意減租，鬥不過價格，衡量過前景，劉先生最後決定不再續租。

經濟學者李兆波向BBC中文解釋，如果業主有向銀行借貸，減租會影響其現金流及資產估值，進而被銀行「call loan」（要求提早還款），所以很少業主會主動減租。

蕭欣浩說，租金是香港的「死症」，現在倒閉的食店主要分兩類：第一類是沒人接棒的老店，第二類則是租約到期，收入無法維持平衡的店。

他不覺得餐飲業正在汰弱留強，「因為關門的不代表弱，它的東西不是不好吃，也有一批街坊支持，但它真的交不上租。」

他想到一種比喻：「（現在）不是洗牌，而是一場『鮫魚遊戲』。」

「鮫魚遊戲」是目前最當紅的韓國影集，劇中的參加者為了贏得巨額獎金，需要接連在

不同的兒童遊戲闖關，但過不了關的人則會死亡。

蕭欣浩說，現在香港每位餐飲東家都是遊戲「參加者」，他們不用互相廝殺，但是在在大環境的轉變下，「你過不了（關），就是過不了。」

為何有商家逆勢而上？

回應結業潮，特首李家超曾經反駁，指開業的店比結業多，「數字上告訴我，10間不做，有16間新開」。特首辦後來指數字出自「公司註冊處」，為今年4月新成立及解散的本地公司數字。

根據政府統計處，香港餐飲機構數目在2019年達到高位，有超過18000間。但自2020年減少1300間，數字在2023年復常後急速回升，重返2018年的水平。

「權發小廚」老闆娘Kitty她記得，權發在2020年剛開張時，市面「兩？」飯店大約只有200多家，但五年後，數字漲了三倍。

「你看土瓜灣有一間（「兩？」飯）一年之內轉了三手，現在已經是第四手，」Kitty說，「他當然做不來才會轉手，但重點是還有人肯投身進去，就證明他覺得有得做。」

根據美聯工商舖的「街舖空置及商戶分佈調查報告」，2025年第一季香港四大核心區中，只有尖沙咀區的食肆數量有增加，共新開8間非中式餐廳及酒吧。

中環區則因為高端消費力收縮，空置率從半年前2024年第三季的13.7%，升至2025年第一季的18.8%。但以民生生意為主的元朗區，則比起半年前多了22間食肆，包括中式餐館、飲品及外賣店。

報告指出，半年來全港結業的店舖雖有847間，但同期開業的也有786間，形容「市場活力尚存」。

2011年，意大利人Jacopo與妻子Celine在香港開設披薩店JACOMAX，生意高峰時有四家分店。但今年6月，位於上環、月租20萬的總店租約到期，業主僅願意減租數千元，二人最後決定把店關了。

有人結業，有人一頭熱投身市場。看?趨勢，Celine有點擔心說，人們總把餐飲業看得太簡單。

「餐飲業門檻很低，你想小小的創業，可能拿出一百萬來就可以了，但是這是很表面的，真正危險的是，那一百萬很容易消失、沒有了，而你連死因是什麼都不知道，」她說。

今年4月，荃灣一家主打泰式香蕉煎餅的小店僅開業68日，便表示因「生意太差」忍痛放棄。

經濟學者李兆波也指出，「每一個人剛開業，每個都雄心壯志，但其實失敗率是很高的。」經營餐廳要的是賺錢，需要一定的技巧，但他說，很多人都不懂得控制成本。

Celine和Jacopo嚐過教訓。在開披薩店之前，二人在西貢開過意大利雪糕店，但經營6年後，因為虧損而停業。轉戰披薩後，JACOMAX在灣仔的分店又因為無法應付人流與租金結業。

目前，JACOMAX仍有三家分店。現在回頭看，Celine覺得做餐飲業能夠「反覆試錯」（Trial and Error）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店家從中學習，感知市場的需要，提緊自己的定位。

只是香港越來越沒有試錯的土壤。「你都還沒有時間去想些（創新），就已經要想辦法交到下個月的租金，不然就生存不了。」

同樣在2023年下半年開始，JACOMAX面對客人流失的狀況變嚴重。Celine笑言，這兩年看了「一整個書櫃」的書，全部有關「如何營商」。

2024年暑假開始，二人在將軍澳的分店開設兒童披薩班。他們把食物變成一種體驗，令

人們付出的錢增加價值，「對這些家庭來說，著眼點不再是價錢，而是一種價值。」

除此之外，Jacopo說，在網絡發達的世代，要留住客人，最重要的是「能見度」，「你必須出名，你必須受歡迎，如果你受歡迎，你就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

去年開始，Jacopo開了自己的YouTube頻道，和其他內容創作者合作，多拍一些實測餐廳影片。他希望積存一定知名度，可以引流到自己餐廳，刺激生意。

香港還是「美食天堂」嗎？

今年9月，「權發小廚」第五間分店即將開幕，Kitty正忙?籌備。她慶幸自己能行業中穩?地留下來，但強調成功並非僥幸。

這些年來，權發不斷調整運營。雖然「兩？」飯是便宜之選，但為了讓食客感到體面，Kitty特意把店面裝修得明亮新穎、仔細挑選過飯盒的款式，菜單也有定期更新。

Kitty說，「現在我還沒死，還在擴張，為什麼呢？是因為我們有進步。」

但幾乎所有受訪者都說，香港飲食業似乎滯停不前。事實上，香港素有「美食天堂」的稱號，但近年這稱號已經甚少再被提起。

今年年初，有立法會議員倡議政府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世界美食之都」的稱號，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政府會參考其他城市再研究。

「有時候名號不是你自己說就有的，是以前累積回來的，」研究香港飲食文化多年的蕭欣浩沒好氣地說。

疫情復常後，他坦言曾到深圳消費。對比兩地，他感覺香港的問題，在於飲食文化從來沒有進步過：「大家只停留在做生意，我們沒有去做宣傳、沒有做品牌。」

他提到內地茶飲品牌「霸王茶姬」把傳統文化放進茶飲中，打造好品牌，就成功打出外面的市場。今年4月，「霸王茶姬」在美國上市，成為中國茶飲登陸納斯達克的第一股。

「但你有沒有想到，香港有什麼品牌是有故事？」蕭欣浩反问。他說，在90年代香港發展比內地快，「經濟好，飲食好，但沒有進步」。現在輪到廣州、深圳冒起，美食品牌發展得如火如荼，但香港卻仍沒找到自己的方向。

「人人和平」老闆許先生認同這種說法。他說，香港餐飲業大部份的老闆都很短視，人們缺乏品牌意識。

「他們覺得開了一間店，第一年就是要回本，第二年能賺錢，但到虧錢我就關了。」

許先生說，香港社會的?快錢文化，令做生意的人不會去思考，「如果沒有錢賺，是不是應該改變某些東西，迎合市場。」

他記得，「人人和平」在開店的第一年，店內主打用西班牙黑毛豬做的叉燒，已經獲得旅遊發展局推薦，知名度在穩度上升。2019年前，曾有一間大型品牌想要收購「人人和平」，雖然事件後來因為社運而擱置，但許先生說，事件令他「醒覺」：「品牌是真的有價值。」

他說，餐飲業需要自救，「但自救之餘，因為需求（下降）的問題，又好像真的看不到希望。」

「我和很多老闆一樣，到現在大家不見曙光，不知道何時經濟才有希望，這個才是最大問題。」

現在「人人和平」主要靠一眾熟客支撐生意，近來也因為社交媒體的推廣，吸引到一批相對年輕、對懷舊菜色有興趣的年輕人。

但許先生說，長遠下去，到底有多少香港人會繼續留在香港消費？而如若經濟持續轉差，「我們真的要想，我們是否繼續要堅持下去？」(BBC)

香港當局擬推出同性伴侶登記制度，「實屬難得」，「遠未達標」還是「黑暗的一天」？

香港特區政府於七月初宣布，將立法設立「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機制」，以回應香港終審法院對2023年9月的一項同性婚姻權益案的裁決。該裁決要求政府於兩年內制定「替代框架」，確保同性伴侶關係獲得法律認可。

但登記機制下設定的海外註冊條件及對權益範圍諸多限制掀起輿論波瀾。有網友表達支持說，若此案最終獲立法通過，已「實屬難得」；然而當地平權團體及對提案表達疑慮，認為其在諸多權益問題上仍未有突破，無益於消除歧視。而登記機制也遭支持傳統家庭價值人士抨擊。

登記機制提案允許已在海外註冊婚姻的同性伴侶在香港登記，享有醫療決策、探視及身後事宜等權利。

32歲的香港臨床心理學家Dino與同性伴侶交往11年，6年前於關島註冊婚姻。他對BBC中文說：「此提案遠未達標，與異性婚姻的權利差距甚遠，例如遺囑繼承、子女撫養等未被納入，修訂後的方案對同性伴侶仍有歧視性。」

他說，目前還沒有與同性伴侶商討是否會在港註冊，不過他個人是傾向會去登記。「我不想政府有種『沒人登記』假象，即香港沒有同性伴侶或者他們沒有需要。」他說，新的制度需要有人登記，再不斷在社會中反覆使用，才会有更多人知道它的存在。

他表示，當初選擇海外註冊是為了建立家庭、享受稅務優惠及滿足家人對穩定婚姻的期望，但同性伴侶本該同樣無需依賴海外婚姻註冊。

「香港婚姻平權協會」共同發起人邱銘諾說，提案的最大問題在於要求伴侶必須在海外註冊，將同性伴侶分為海外已婚與未婚兩類，前者可登記，後者則無資格。這本質上是不公平，未來可能引發進一步的司法覆核，耗時費

力。

邱先生亦質疑提案缺乏對權利與義務的詳細說明，僅聚焦醫療決策及身後事宜，令人費解，且未明確何時落實相關法庭裁決。他向記者強調：「這只是婚姻平權的一小步。」

長期反對同性婚姻的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對登記制度表達強烈反對，認為是「香港黑暗的一天」。她說，承認同性伴侶關係等同間接承認同性婚姻，將削弱傳統家庭價值，猶如打開「潘朵拉盒子」。她建議政府申請暫緩執行裁決，以爭取更多討論時間。

儘管如此，亦有網友留言表示，在香港這樣的政治社會環境下，政府針對性小眾權益提出方案回應法院要求已屬難得，「有總比沒有好」。

「替代框架」說了什麼？

香港終審法院於2023年9月裁定，「彩虹行動」成員、前民陣召集人岑子傑就法律不承認同性伴侶關係的上訴「部分勝訴」，要求政府於兩年內制定替代法律框架，限期即將於今年10月屆滿。

根據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提出的新框架，登記後的同性伴侶僅享有處理對方醫療和身後等相關權利，過去平權團體早已透過司法覆核爭取的其他權利則未涵蓋。

岑子杰接受當地媒體採訪時批評說，提案框架內容以「超乎想像」的低標準闡述同性伴侶的核心權利，「要求先在海外註冊，未必符合法庭判決須滿足同性伴侶『基本社會需求』的要求」。

因「47人案」入獄多年、剛出獄不久的岑子杰說，當時法庭裁決表明不承認海外同性婚姻，如今政府提案要求同性伴侶必須先在海外註冊再回港登記，存在自相矛盾之嫌，且部分地區的離婚手續頗為繁瑣。他期望政府能先聽

取民間團體意見，或由立法會舉行公聽會，設立檢討機制。「很難樂觀，但仍要抱持天真的希望，」他表示。

香港永久居民Jesse（應要求化名）亦向BBC表示，他不考慮與交往九年的香港男友返回自己的歐洲母國註冊婚姻，堅持與香港人同進退：「除非香港允許本地登記，否則不會結婚。」

他說：「提案是朝正確方向的一步，但仍仍有兩大缺失：一是本地伴侶無法直接獲得此地位，必須海外註冊，這並非人人能負擔；二是權益排除太多，例如組建家庭及子女權利，造成複雜且不平等的法律待遇。」

Jesse提問說，若是台港同志伴侶在台灣登記婚姻，香港能否認可？香港會否承認台灣的法律效力？

香港婚姻平權協會法律顧問、香港大律師馬亞山（Azan Marwah）書面回覆BBC表示，政府提案涵蓋海外婚姻，應包括在台灣登記的婚姻。香港法院對台灣的異性婚姻亦視為有效，因此他認為台灣的婚姻註冊不會構成問題。

馬亞山說，他對政府確認遵循終審法院裁決感到欣喜，但「細節決定成敗」。他認為，提案要求同性伴侶必須已在海外結婚或登記，且取消登記亦需在海外完成，這對許多伴侶而言成本高昂且不切實際。

香港性別研究學者楊嘉怡說，即使提案僅涉及有限的同性伴侶權益，在保守勢力強大的立法會仍充滿變數。「提案的邏輯完全忽視基層同志伴侶的權益。以最簡單的同性伴侶結婚為例，若需遠距離辦理美國同性婚姻登記，相關費用至少需18,000港元（約2,300美元），而異性戀在港婚姻註冊僅需2,000港元，差距甚大。我認為在婚姻平權上，政府的提案難以稱得上進步。」